

溫振東 著

義和拳外史

長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

義和拳外史

溫振東 著

長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

义和拳外史

温振东 著

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香港北角英皇道新城大厦725室）

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印刷制作

850×1168 1/32 6.5印张 字数：170千字 1991年11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大陆版） 印数：1—2000

GJ962-01-0065 定价：HK\$12.50 ￥4.5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冀南，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威县沙柳寨的赵三多，是一位被历史湮没的重要人物。他早年拜八卦教领袖冯克善为师，继而游走各地，秘密设坛传授义和拳，尤其在天津独流镇授徒张德成，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播下了火种。义和团被镇压后的翌年，赵三多又在广宗策动了景廷宾起义，声势浩大，震惊中外。

本书所辑五个中篇，均是以上述史实为背境，以真实人物和民间传说为依据，加工创作而成。作品分别塑造了义和团领袖赵三多、景廷宾、石人魁、王大元等重要形象，展现了他们抗官府、灭洋人、百折不挠、前仆后继的英勇事迹。

全书采用传统章回手法，语言流畅生动，故事性强，充满了反封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色彩，值得一读。

目 錄

拳 魂

景 廷 賓

石八魁傳奇

兄妹雙杰

神拳太極王

■ 拳

魂

第一回 洋拳士摆擂临清州 小三多勇斗罗皮尔

公元1856年仲秋的一天。位于卫运河东侧的临清州城北门外的大广场上，人山人海，擦肩接踵，数千名男女百姓汇聚在一座高大的擂台前面，观看着一场旷古罕见的中、西拳斗。

这座木板擂台高约七尺，阔有六丈，上用芦席苫顶，下有红毡铺地。擂台上方，悬挂着“欢迎法兰西国大力士游鲁较技”的长条横幅；擂台两侧，二根旗杆挑着镶有青色狗牙边的条旗，白幡上写着腥红大字。右一幅：拳打南山猛虎；左一幅：脚踢中华武林……望着旗上这辱人的挑衅字眼，观众们一个个义愤填膺，怒火中烧。若不是有数十名握刀持枪的清兵在擂台旁环绕弹压，人们早涌上去把旗帜撕烂，把洋人砸扁。

此刻，擂台上一名黑衣黑脸的中国青年同身高马大的法国大力士已交斗多时。这洋人生得鹰鼻鹞目，黄发红颜，猿臂虎腰。

他短裤统袜，赤裸的上身涂了一层油彩，毛森森的胸前吊着一个黄铜十字架。这时，洋人正仗着身高力大的优势，用娴熟的直拳和左右勾拳朝矮小的对手猛烈攻击，尤如一头正在发疯的野兽……面对强烈的攻势，黑衣青年毫无惧色。他一面机智灵活地左躲右闪，一面注意观察对方的拳路，不时用少林洪拳的拳法和腿法予以反击。果然，他趁大意轻敌的洋人猛扑过来的一霎那，迅速下蹲，巧妙地利用自己身材不高的特点，避过攻势，而对手却张开双臂，整个胸部一个大开门，只听“啪”的一声被黑衣青年击中。不料那洋人受了重击，身躯却丝毫不动，口中还发出轻蔑的怪笑。黑衣青年心中吃惊，顿时一怔，就在他稍稍迟疑的瞬间，冷不防被洋人陡的一拳击在腹部。这一拳既猛且狠，猝不及防，硬是打进腑脏生生抓出一截带血的肠子。黑衣青年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挣了几挣，便在血泊之中死去。

舞台上惨不忍睹的一幕，使观众群情激愤，怒火迸发，纷纷叫嚷：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打死洋鬼子，为死者报仇……”

台下吼声如雷，吓得台上刚刚吹响的“得胜令”喇叭声嘎然而止。环护的清兵费了好大劲才把观众弹压住。一个金顶马褂、獐目鼠须的主播人指挥白衣侍者把黑衣青年的尸体抬下，而后手摇着一张字纸走近台前，摇头晃脑地高喊：

“这是死者与法国大力士罗皮尔先生共同画押的‘生死文书’，明明写着‘以武决胜负，死伤两不悔’，你们诸位不要为此喧嘩！”

接着，那位名叫罗皮尔的洋力士也挥舞着带血的拳头，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冲台下叫嚷：

“中国力士的……请上台比试，打死我，可以不偿命！”

洋人的话音未落，忽见白影一闪，从台下跃上一位白衣老

者，陡地站在洋力士的面前。来人年近七旬，神采奕奕，须发斑白，穿一身绉绸白衣裤，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气度。那身着马褂的主播人一见，不由惊问：

“咦，你这老汉，这大年纪还敢上台送死？”

白衣老者启齿一笑，疏眉一扬道：“这位罗皮尔先生如此狂妄，小老儿我有些不服。”说着，马步蹲裆式一站，冲罗皮尔喝斥：“洋鬼！中华武林素以礼让为先。今日我是主，你是客，老汉就让你先在我肚子上打上三拳，然后我再还击三拳，谁吃不消即算输……怎么样，试试你的铁拳吧！”

大力士罗皮尔还从未受人如此轻视，早气得颜面铁青，目中充血。他并不答言，而是身形一挫，暗暗运力，而后攥紧拳头扑至眼前，右手一个上勾拳猛击老汉腹部。他以为此拳一出，老者必同黑衣青年一样死于非命，岂料拳力所触，如击棉絮，击出的力道尽被化解。罗皮尔收拳睁眼细看，白衣老汉身形纹丝未动，依然面带微笑望着自己。看着，罗皮尔登时大窘。他无暇思索，一运力左拳猛挥，力度比上拳大了一倍。谁知老者这次以柔化刚，罗皮尔的左拳如撞磐石，顿时骨痛欲裂，怪叫出声；他倏地跳回五尺多远，独自一个劲儿揉搓手腕。

看着，台上台下的人哄然大笑，喝彩连声。白衣老者倍受鼓舞，哈哈笑着挑逗罗皮尔：

“咋样！洋鬼，这第三拳不敢再打了吧？”

罗皮尔被话语一激，恼羞成怒，怪叫一声扑上前来，铁锤大的右拳又一次击在老汉腹部。此拳气力合一，直没入腹，吓得台下的观众齐声惊叫。过后，细看老者，仍是面带微笑，而罗皮尔的拳头却象被磁石吸住一般，任他怎样用力，也从腹中拔不出来。

在台下观众的阵阵欢呼声中，罗皮尔活象一只被夹住前蹄的野熊，左右跳踉，哇哇怪叫……叫着，他望一眼眯眼微笑、失去

戒意的老汉，顿时恶胆陡生，借着拔拳的力量往前一靠，猛抬膝朝老汉的前裆顶去。白衣老者不及防护，“冬”地被顶碎了前阴，“扑通”一声倒地而毙。

擂台上的骤变使观众们愕然、震惊、愤怒，一个个握拳捋袖，欲往前冲。这时，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飞快地爬上擂台。他，穿一身紫花土布衣，脑后的发辫有二尺长；虽然瘦骨嶙峋，面有菜色，却也眉目清秀，眼露神光。在台上人们望着他发楞的片刻，这男孩却口中怪叫，如箭出弦，一头撞在罗皮尔下腹。大力士罗皮尔突然受此一击，只痛得倒退几步，双手捂腹，额角浸出冷汗。

台上的兵勇见状，急忙冲出两名卡住男孩，一直拖至擂台边上。那男孩身体受制，依然跳踉挣扎，冲洋人连声叫骂，直累得两名兵勇也冒出汗来。最后，男孩见挣不脱身，便转而又骂兵勇：

“你们这些没人心的贼……为什么要拦住你小爷爷打擂！”

“打擂？”那位獐目鼠须的主播人忍俊不住，“嗤”地笑出声来，喝道：“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你小子还没有人家的肚脐眼高，岂不是活活送死。”

“放开我，快放开我。”那男孩依然狂呼乱叫：“我要为死者报仇！”

“报仇？”主播人拈须一笑，忽又敛容喝问：“小东西，你是白衣老汉的什么人？”

“我不是他什么人。”

“那他是你的什么人？”

“他也不是我什么人。”

主播人听着呵呵一笑，道：“非亲非故，你何必替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送命？”

听着，那男孩急得眼睛快要出血，嚷道：“这洋鬼打死俺的

乡亲，俺今日就要让洋鬼偿命！”

主持人见这男孩冥顽不化，心中一恼，顺手拈起桌上的笔管，铺开一张纸道：“那好。快告诉我你姓啥名谁，家住何处等会儿死后，好通知你家人前来收尸。”

那男孩听后稍一迟疑，眼珠一转回答：

“我没有家。”

“那你叫啥名字？”

“我没有名字。”

“胡说！……无名无姓，难道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放屁！……你小爷爷姓赵，名叫赵三多！”

主持人刚将“赵三多”三字写在纸上，那男孩早已忍耐不住，他不等比赛的棒锣响起，倏地挣脱身子，一个饿虎扑食朝罗皮尔猛扑过去。

罗皮尔腹痛刚过，正恨得这男孩牙痒，忽见他骤然扑来，便不躲不闪，挥拳迎击。只听“啪”地一声，拳头击在男孩面颊，右眼登时肿胀起来，变成了一只“乌眼青”。罗皮尔此拳，幸亏是用得刚刚负伤的左手，力度不算甚大。即使这样，那男孩已是眼冒金星，脚步踉跄，象喝醉酒一样在红绒地毯上左摇右晃；罗皮尔毫不留情，上前抓住男孩的胳膊腿，“咕冬”一声抛在了台下。

那男孩四脚朝天，屁股着地。周围观播的人们发一声喊，正想救援，不料那男孩屁股一疼陡然清醒，一咕碌爬起身子，手脚如飞地攀上擂台。罗皮尔本以为男孩非死即昏，想不到他会面目青肿地重新出现在台上，呲牙怪叫着又一次扑来……这次，那男孩吃鳖长智，已不盲目乱撞，而是伸拳踢腿，步换身移；左一个“白鹤亮翅”，右一个“蝴蝶展眉”，忽而用洪拳的“冲天炮”，忽而用华拳的“迎面腿”，象风车一样围着罗皮尔乱打乱转，使人看不清他的武技究竟属何门何派。

二人交手有七、八个照面，罗皮尔终于象抓泥鳅一样捞住了机会，趁对方转身稍滞的工夫，呼地一拳将男孩打翻，倒在地上滚了两滚，不再动弹……立时，有两名白衣伺者跑上前弯腰拖他的尸体。不料，那男孩借势霍地一蹦，口中发出嘶哑骇人的怪叫，又一次没命地扑向罗皮尔。

罗皮尔此时毫无防备，慌忙之中抬腿猛踢。他右腿刚刚踢出，男孩已然扑到，象猿猴攀树一样死死抱住这条长腿，张口咬住大腿上裸露的皮肉，腿上登时冒出血光……罗皮尔负痛大叫，挥拳击在男孩脑后。那男孩受此重击，四肢陡松，身躯象金蝉蜕壳一般颓然倾倒，瘫软在地。罗皮尔细看自己腿上，已生生被咬下一块皮肉，鲜血淋淋，不由怒火上撞，双手拎起男孩“呼”地抛向台下的人群。

那男孩松软的身子凌空打旋，眼看要砸在观擂人们的头顶。正当大家惊恐慌乱之际，忽听人丛内响起“阿弥陀佛——”一声佛号，声音宏亮震耳；同时，一位胡须花白、身披袈裟的老僧凌空燕飞，跃起足有八、九尺高。这老僧身子腾空，双臂平伸，稳稳接住了将要跌落的男孩，如抱婴儿；继而，他双足落地，一手夹着男孩，一手分开众人快步离开。

望着老僧足下扬尘，顺着大路往正北疾行远去的身影，观擂的人们一阵惊喜、一阵赞叹、一阵诧异……

第二回 遇高人三多获救 碧云寺栖身学艺

少年赵三多大闹临清擂台，伤重昏迷遇救，自己不知过了多久才慢慢苏醒。朦胧中，他自感身体悠悠哉哉，似腾云驾雾一般在半空中飘荡……猛然睁眼，登时惊得目瞪口呆：此刻，自己已置身于一座寺庙之中，平卧在石雕佛像前的矮脚竹榻上；一位膀

腰挺、胸膛、须花白的老僧偃榻而坐，正两臂平伸，瞑目无功。老僧手掌微动，感觉一股大力将自己的身子吸离竹榻，有半尺多高。如此几番起落，立感周身通泰，舒坦无比，疼痛顿失。

赵三多身不由己，肢体随着老僧的手势起落开合。足有半个时辰，老僧累得额角浸汗，颜面泛红，方才住手。这时，赵三多伸臂蹬腿，骨节叭叭作响，只觉精神陡长，浑身有力，忍不住一跃起身，撒腿往门外便跑。不出两步，被老僧一把拖住，喝问：

“莽撞鬼，跑什么？”

“我……我找黄毛洋鬼子拼了！”

老僧闻听一笑道：“真是梦话！你被洋鬼打昏，已经昏死了三天，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救活，岂能让你再去送死……再说，此时临清中、西大播已撤，那洋鬼早走得不知去向，你纵想找他也不那么容易！”

听着，赵三多立时呆怔在那里。半晌，他又如梦初醒，冲老僧扑通下跪道：

“老师父，您是罗汉出世，真佛现身，救俺赵三多起死复生。这辈子，俺死也要报答您的活命之恩！”

“你这毛头娃子，倒说开了大人言语。”老僧扯起三多按坐回竹榻，笑道：“好小子！那天你大闹擂台，我就看出你是块不怕死的料，有种！……小子，你若真恨那黄毛洋鬼，快说明你的来历，我可传你报仇雪恨、击败洋人的法术。”

“真的？”赵三多又惊又喜，二目射出灼灼毫光，开始叙述自己那坎坷的苦难生涯——

那是道光二十一年季春，在直隶省威县城东沙柳寨村一户贫苦家庭里，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婴呱呱坠地。可是，婴儿的出世并没有给这户人家带来喜庆，反而使父母愁得一宿没有睡觉。最后，夫妻俩狠狠心，用破棉絮包起婴儿，由丈夫抱着打算抛到

荒野。谁知一擎布帘，猛发现三个骨瘦如柴的子女挡在外空，朝父亲整整齐齐跪下，悲声哀求将婴儿留下，并表示今后姐弟三儿每天少吃一顿饭，也要把可怜的小弟弟养活。父亲见状，忍不住蹲在地上抱着婴儿哽咽出声，并按照大多、二多的顺序，为新生的三儿子起了个“三多”的名字。想不到，小三多人穷命大，自小挨饿受冻，却从来无病无灾。七岁上，父亲把他送到二十里外的蒋庄，在绰号“刘三刀”的刘大户家当羊倌，开始自食其力挣饭吃。蒋庄大户刘三刀，真名刘奎尧，早年吃过军粮，不知在哪儿发了一桩大财，挣下偌大家业，遂成了方圆几十里的首富：出乘骡轿，入使奴婢，为富不仁，鱼肉乡里，尽管他民愤极大，可周围百姓怕他的权势，人人敢怒而不敢言。小三多在刘大户家吃苦受累，熬煎了几年，却也磨出了一副倔强的性格和铁石心肠。有次因为走失了一头公牛，小三多被大管家捆绑在树上，一连打折了十多根藤条，小三多竟一声不吭，不肯求饶。此后，他对这些为富不仁的强盗愈加恨之入骨，晚上便扒在墙头，经常偷看护院的壮丁练武，而后偷偷揣摩演习。数年功夫，小三多无师自通，对三、五个门派的拳路都会个三招两式。今年，小三多已满十六岁，可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受损，外表仍象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但是，看似瘦弱的三多，竟有一身惊人的蛮力，一个多月前，三多的姐姐去看望他，竟遭到刘大户的独生儿子刘百眉的调戏。小三多一怒之下，一头撞得刘百眉口喷鲜血，昏死在地。为此，小三多畏罪潜逃，渡过卫运河，独自飘零在临清州城，这才发生了大闹擂台、勇斗罗皮尔之事。

.....

听罢赵三多的自述，那老僧忽然抚掌哈哈大笑。他人虽年迈，可中气充沛，笑声宏亮，声震瓦宇。只笑得少年三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坐在那里呆呆发愣。

那老僧笑了多时，忽又双手合掌，仰首而祝：“造化，造

化。想不到俺此生此世，尽授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徒儿！”继而，又转对三多，“娃子，老僧今日就收你为梅花拳第五代传人，作为关门弟子，如何？”

此时，赵三多虽不懂梅花拳派的深奥，但刚刚目睹老僧运功，知为异人，今见老僧肯收己为徒，心中万分激动，忍不住扑地拜师，连叩响头。

老僧扶起三多，也喜不自胜。是夜，师徒二人抵足而眠，一直畅叙到鸡叫头遍。少年三多从师父的口中得知，师父法名静空，是山东梅花拳派的第四代掌门。因数十年前闹了一场官司，才遁迹禅林。最后流落在这座碧云寺落脚。此寺位于临清城北十余里，寺院虽阔，却荒废日久，无人住持，正好由师父一人安身……次日用过早斋，静空领赵三多入临清州城，荐在冯记银匠楼中学习银镂手艺，借以糊口栖身。

此后，赵三多白日在城内银楼作工，夜晚在碧云寺跟静空大师学武，风雨无阻，四季不辍。一晃五年，也是赵三多嗜武如命，聪颖好学，把梅花拳的十八趟罗汉拳、七十二截腿、七十二暗脚，以及刀、枪、剑、棍，点穴、气功等尽皆学精……这时，赵三多已出落成一位英俊青年：身材不高不低，体形不胖不瘦，清癯俊气的脸上二目炯炯，毫光四射，令人望之生畏。尤其练起拳术器械，闪展腾挪，轻似狸猫，挥斩进击，状若猛虎，大有排山倒海之势，惊天动地之威。

望着徒儿武艺长进，静空大师欣喜万分。当然，更使他高兴的，还是徒儿那倔强的性格，侠义的心肠。一日，静空大师在木榻上盘膝打坐，把赵三多唤至跟前，合掌微笑着道：

“三多，你跟为师学艺五载，今日，师父想试试你的功力如何。”

赵三多年青好胜，巴不得与师父一试武功深浅，便迫不及待地回答：

“师父，怎样试法？”

“我就在这床上盘膝不动，你可尽力在我身上打上三拳。”

“这……”赵三多欲待不应，见师父已然瞑目敛容，等待进击，也就不再犹疑，走上前一个“黑虎出洞”的拳式，挥拳朝师父肩头打来。他这一拳怕师父招架不住，仅用了八成力气。谁知拳头触上师父的肩头，感到异常滑溜，这八分拳力尽被卸光，而师父身子连动也没动。赵三多一拳落空，心中迷惑，第二拳便用足了全力朝师父胸前击来。岂料拳头打上，师父身子仅轻轻一抖，似有一股大力将赵三多的身子顶回，“噎噎”倒退了好几步远，险些跌倒。登时，赵三多满面通红，二目痴呆地望着师父，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静空大师张目一笑，道：“你用拳头太不过瘾，来，抄把家伙试试看！”说着，“嗖”地从身下抽出一柄锋利的单刀，抛了过来。

赵三多接刀在手，焦虑地道：“师父，弟子不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何是好？”

静空大师用言语激他道：“莫怕，你尽管使劲砍来，不碍事的！”

赵三多鼓足勇气，面对师父骑马式一站，喊声“看刀！”

“呼”地刀劈华山朝师父头上砍下。一刀下去，却“卡嚓”砍在床上，钢刀抽回，见师父依然合掌坐在原处。赵三多心中一急，继而手腕一卷，横刀平斩；谁知钢刀扫过，空若无物，定眼细看，师父仍是盘膝打坐的姿势坐在那里。赵三多见状，急忙丢刀跪在地上，连连叩头，口中央求：

“师父真是神人！望您可怜三多学艺心诚，干脆为人为彻，就把武艺全部传下，徒儿终生不忘大恩！”

静空大师微笑点头，道：“你先起来，我慢慢讲于你听。”说着，伸手从褥下取出一个黄缎布包，在床上打开，里面包着块